

每年魔都深秋至初冬法国梧桐叶渐渐凋落的季节,是新华路最为高光时节。

对于刹那诗意的领略和对平凡细微之美的玩味,是中国江南人的独擅之处。易感的他们能在一草一木的荣枯往复中汲取生命流转的美学况味。尤其这几年,人们开始寻找东方的沉寂之美和与城市风物的同频共振,也从注重外表的过度装饰,慢慢转为内求。而新华路及其

### 何以新华路

何菲

周边的大小马路、阡陌交通是最适合人与城市深度捆绑互动的街区。风物迷人,烟火味浓,更重要的是步行友好,骑行友好,能让人用零碎时间获得高情绪价值,可谓藏在市中心的“诗和远方”。

最近我与东方卫视导演高峰做了一场90分钟沉浸式Citywalk长直播,探索百年新华路之美。一气呵成,没有任何剪辑,反响良好。作为新华居民,小区三三两两,绿地窄小,出门就是马路,也因此给了我脚下的土地,多盘、多遛、多发现的机会。这片魔都“哥伦比亚生活圈”——新华路街道

有一天参加活动,间隙,透过会议室阔大明亮的玻璃窗俯视城市景观,突然捕捉到了自己曾经生活多年的那条弄堂,顿觉怦然心动。那弄堂贯通南京西路与威海路,主干道还连接着若干条小弄堂。她已经一百多岁了,在四周高楼环绕中,红色的屋顶和砖墙,特别独特招眼。

早年刚刚搬进那条弄堂时,正逢夏季,酷热难耐。印象很深的是,每天傍晚时分,隔壁底楼的老王伯伯常常赤膊在门口的水池旁冲凉。他满身打了肥皂后,老伴周阿姨端起一盆凉水,“哗啦”一声从老王伯伯头上浇下去。“惬意惬意。”老王伯伯一声声舒坦与“哗啦”的水声交织着。老王伯伯冲凉可谓“一举多得”,他冲凉同时,也把门口那一片被太阳炙烤的水泥地面浇湿了,温度立刻下降了许多。傍晚,他们从屋内搬出折叠的小饭桌,一家人慢慢悠悠地吃起了晚饭,交流着从外面听来的各种各样信息,因此,这顿晚饭往往吃得时间很长。我发现,小弄堂里,底楼人家几乎都是这样的,自家门口那块巴掌大的地方,就是一家人夏季吃晚饭最爽快的场所。

这时候,送报纸的小张骑着她那辆邮局专用的大轱辘自行车来了。“今朝晚报来了!”她的车技很好,熟练地在每家每户的小饭桌间绕行,有时,她刹住车,一只脚踏在门口的台阶上,抽出报纸往信箱里一插,“呼”一踩脚踏,自行车滑向下一条小弄堂。拿到晚报,每家每户吃饭聊天内容很快调到了看《新民晚报》的频道,每家门口好似一个读报小组。一些老人喜欢读出声来,还拿着放大镜,广告也不放过,围绕晚报上某条消息,家庭成员七嘴八舌议论纷纷,有时候甚至比较激烈。如果某天送报纸的小张稍微来迟了,大家会边吃边念叨“今朝晚报哪能还没来?”那个年月的晚报,如同家家户户饭桌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菜肴。晚饭终于结束,收拾好小饭桌和碗筷,大家搬出躺椅,继续乘凉,继续说东道西,直到外面马路上车辆驶过的噪声渐渐消失,我们也凉透了,大家才陆续把躺椅搬回屋。

弄堂里的每一天,都是从送奶工的到来开始的。尽管送奶工的手脚很轻,

已经给我盘出包浆了,丈量过几乎这片区域的每一道褶皱和肌理。这个“圈”地处长宁区东部,与徐汇区交界,最东头是兴国路,是近距离欣赏武夷大厦的绝佳位置。最西头的凯旋路,我原以为它建于解放初期,未成想它也是1925年工部局越界筑路的产物,最著名的是曾经的沪杭铁路联络线,如今的上海轨交线。这个“圈”曾属于老上海公共租界沪西越界筑路区域,类似租界的近郊。

开埠以来,上海成为外国人在亚洲的黄金落脚地。当时美商普益地产公司在哥伦比亚路(今番禺路),以及安和寺路(今新华路)周边,购地百余亩兴建高级住宅区,作为在沪侨民和达官贵人聚居的后花园,这片整体区域被命名为“哥伦比亚生活圈”。

由匈牙利著名建筑设计师鄂达克担任主设计师。鄂达克纪念馆也坐落于此。我在这个区域生活了十几年,这个“圈”的前世今生不少都被我挖掘出来:比如新华路和法华镇路之间曾是法华滨,滨上有香花桥,种德桥等;比如交通大学里两棵三百多年的银杏

### 记忆里的弄堂风景

牛传忠

但生物钟已经把老人叫醒,她们准时地等待送奶工的到来,而后开始为家里上班的和上学的准备早餐,有时,老人们也去弄堂口的牛奶棚排队取预订的牛奶,把牛奶瓶温在热水里,就该去小菜场了。脏兮兮的弄堂,提着菜篮子的老人疾步进进出出。“张家姆妈,今朝的茭白老新鲜咯,早上刚从青浦乡下运的来,快点去买。”“啊哟李老师,依格几条河鲫鱼买了介灵格,现在还活蹦蹦跳跳。”弄堂鲜活的早晨就此完全开启。当太阳照到我们小弄堂顶里的那棵柿子树梢时,上班的学着的都走得差不多了,小弄堂开始慢慢恢复了安静。

那个年代,周末和节假日弄堂里总是比较闹猛。开心的还是小朋友,只要是一个弄堂,他们都是天然“老朋友”。在水泥地上画出格子玩跳房子游戏,另外一群小囡边唱边跳橡皮筋,还有几个男孩子在交换自己收藏的花花绿绿的蜡纸片,小朋友的嬉戏让弄堂氤氲着温暖的气息。此时,大人们正在厨房里展示手艺。8号2楼的储家祖籍四川,女主人一手川菜不亚于饭店的大厨,经常邀请我们邻居到她家去品尝,有时她家厨房飘出的川味弥漫整个小弄堂。3号3楼的赵家男人是徽菜馆的厨师,几乎一条弄堂的人都尝过他做的正宗徽菜,特别是那道黄山刀板香,几个邻居阿姨吃了不过瘾,还锲而不舍地跟人家后面讨教做法。5号4楼的朱阿姨是宁波人,喜欢吃臭冬瓜,那味道实在太大,不能接受此味的隔壁邻居建议朱阿姨“少吃点少吃点”,“伊拉勿懂,臭冬瓜闻起来臭,吃起来香味。”朱阿姨说,她就经常自己关起门窗悄悄地吃。后来我到宁波出差尝了臭冬瓜,回来在弄堂碰到朱阿姨,当面肯定臭冬瓜,朱阿姨很开心,“是啊是啊,真的是好吃的。”

几十年过去,当年弄堂里那些烟火气浓郁的风光,常常电影一样在我眼前闪现。弄堂已经被列为保护建筑,但仍然住在弄堂的老邻居越来越少了。那天,会议结束从大厦出来,正是万家灯火时分,我特地从那条弄堂穿过,特地走到曾经住过的那个门洞,希望能碰到老邻居,人来人往,都是陌生面孔,感到十分失落。在那里站了许久许久,陈年的风景已经不在,记忆却让人很温暖。



瑞气云集(中国画)张迪平

树曾是当年法华寺大雄宝殿前的原物;比如红庄曾是一片茭白地,1947年由日上海中国农民银行投资,征地建造新式里弄住宅;比如到鄂达克设计的29栋不同国家风格的“外国弄堂”里,如今哪些房子代表了老钱,哪些则是72家房客。

在这场Citywalk长直播中,我与高峰说了我的独家发现:院子里栽种棕榈树、屋顶倾斜度更高,是鄂达克圈的鲜明特色。即使是老洋房,也多是乡村别墅。

归纳起来,我觉得这片区域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。

其一,它是上海的门面。浓荫密布、花木扶疏的新华路是上海最早作为景观道路打造的景观路段之一。“外国弄堂”、各国风格老别墅、红色革命家故居、昔日总领事馆、公使领事官邸、近代民族资本家私邸、影城、民族乐团等星罗棋布。漫步时,路上时常能看见文艺界退休人士、老派文化名人。类似“寻找新华路”的荷包车、新华书店电话亭快闪店等装置艺术,时常在这片街区闪现,盖因新华路有着隐忍而不失优雅性感,有着欲说还休的故事感和浑然天成的氛围感,颇能诠释何为海派。

其二,它是上海的里子。这片街区像一件经典款大牌风衣,衣料、剪裁、针脚、纽扣悉数禁得起仔细琢磨端详,不仅有物理层面的精细,更有精神层面的洒脱,构成了浑然天成的优雅、实用和高级。它从布局到细节皆有功夫,作为一种让大部分普通人安心过日子的空间一直存在着,保存着常常被忽视的世俗文化和市民价值。中西新旧的冲突与融合成为这个区域的重要线索,它不仅是完整的社区符号,更是一个微缩的、开放的,有着精细颗粒度的上海。

其三,它不停进行着微更新,而这种更新总能与这片区域的气质、观点、现实生活相适配。它既非一目了然的生机勃勃万象更新,也不是寂灭无聊,而表现出动态恒定的哲学追

求,所以久处不厌。其四,它的文脉源远流长。

对旧物旧情旧人旧厂旧日时光的珍存与涵养,有节制有策划的吐故纳新,是这片区域的一贯调性,勾勒出人文与生活业态的整体气质。这气质不仅可以呈现为法华镇路的千年石础和银杏树,也可以呈现为孙科、马相伯、于右任、贺绿汀、荣淑仁、董竹君、陈香梅、鄂达克等等不胜枚举的住客,也可以是交通大学、复旦中学、少年儿童出版社、光华医院,是西区老大方、红宝石西饼店和终年排队的秋霞阁鲜肉大包,这气质也能被称为:文脉。

因此关于上海精致社区生活的大多数元素都在这一带伏藏、栖息并焕活。其一,新华路是以小见大的上海缩影。

从辖区面积来说,新华社区是个小地方,但在社会治理、公共服务等城市软实力方面,新华路呈现出精致富实、民生为大风格。它的空间格局里,商业生活配套与产业结构布局实现远和近、疏与密的有机融合。

这片区域有种十分温和恒定的东西,也能迅速找到适合自己各个时期发展的坐标和思路,不紧不慢跟随上海乃至国家发展的节奏,走出风格,体现价值,保有专属魅力。

只因它从未顾盼自雄,只因它始终心量如海。

曾看过一个小视频,一个刚刚学步的孩子,走在阳光下,当她回头的瞬间,被尾随自己的影子所吓到了,惊恐的她试图摆脱,而影子却执拗地不离不弃,孩子大哭,好在家长的安抚下,从惊恐变为好奇,最终泰然。虽然她还不懂明白这个影子为何存在,却在生命的开始,懂得了接纳。

看到这个视频时,我起初是为这个孩子的举动感到好笑,笑过后短暂地沉思,才发现自己也曾是那个惊恐的孩子。我们都在人生的行走中,迎着光而行,而幽暗的一面始终尾随。这真是一个譬喻,光与影组成了生命之旅的全部,而这漫漫旅途中我们始终得一个人去面对所有,有明艳的快乐,也有暗淡的悲苦。天地之间,人始终是孤独的,也始终摆脱不了那些如影随形的暗沉。每个人都是踽踽独行的觅光者。

身披人生风雨数十年,当我回头望去,自己竟有过很多次这样对影子的觉醒。最深刻的要数十岁那年。那是一个很寻常的下午,我背着书包唱着歌,一蹦一跳地往家走。想象着母亲已经把饭菜做好,想象着饭桌上有我喜欢的菜时,歌声愈加高亢起来。

当我走进家门的一刹那,没有

看到热气腾腾的饭菜,只觉得空气都带着逼人的冷意。母亲焦急地翻箱倒柜在找什么,父亲佝偻着背,坐在桌边一言不发,皱着眉头,冰霜挂满了脸颊。我第一次看到父亲这样颓废的状态,那个曾经在越南战场的炮火中多次与死神擦肩的人,那个亲手埋葬过自己的战友,也运送过无数遗体的人,

没有他,江南美景会少一半。美国人誉之为“中国园林之父”;日本人尊其为“中国园林第一人”;中国人则亲切地将其与梁思成共称为“南陈北梁”。贝聿铭推崇其为“一代园林艺术宗师”。

他,就是陈从周,中国古典园林的守护者和复兴者。“郁郁乎文,吾从周”(《论语》)。陈从周,1918年11月27日生于浙江杭州一个有着浓厚书香气的商人家庭。原名郁文,字从周。他对文史情有独钟,古建筑园林的学养亦极为深厚,曾在数所大学教授中国古建筑研究。

陈从周先生以一双诗眼看园林,生平著述颇丰:《说园》《中国名园》《中国建筑史图集》《上海近代建筑史稿》……以《说园》最为精辟“谈景言情、论虚说实、文笔清丽”,影响力远及日、俄、英、美、法、意、西班牙等地。梁思成曾评价“以散文的优美代替了枯燥的说理,解决了中国古典园林的‘语法’,形成了关于中国古典园林的独特的阐释方法”。叶圣陶在关于《说园》的一封信中说,“熔哲与艺术于一炉,以论造园,臻此高境,钦佩无量。”

陈从周是中国园林大师,更是一代名士。他师从夏承焘写诗作词、从王遽常学文史、从胡山源学昆曲,而古文追随的是“桐城派”一脉的徐昂,国学堪称正宗。后,陈从周先生经著名金石家方介堪引荐,拜张大千为师,成为大风堂入室弟子。

30岁那年,陈从周先生首次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,以“一丝柳、一寸柔情”的诗情画意和独特风格轰动画坛。张大千亲自站台,并特地题写“门人陈从周画展”。次年,陈从周先生出版了第一本画集《陈从周画集》。冯其庸曾评价陈从周:“治建筑园林,治诗词,治书画,治昆曲,治考古文物,治种种杂学,谁能融合贯通,化而为一,所谓文武乱生不当,是为大家,是为大师。”

陈从周先生与嘉定有着不解之缘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,始建于南宋嘉定年间嘉定孔庙,他参与指导修复、设计工作;上世纪八十年代,嘉定明代园林秋霞圃在他指导下根据历史资料修复,园内有很多匾额便是陈从周先生亲手题写。如今,坐落于馨城环城河畔的明澈山房,是作为江南园林爱好者的我以陈从周先生的“为情造景”“诗情画意”境界说理论,致敬先贤而建的园舍。

陈从周先生喜欢把自己称为“梓人”(木工),书房取名为“梓室”,叶圣陶为其篆字题额。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极艰难困苦条件下,陈从周先生将最后一部文集取名为《梓室遗墨》。今年,是陈从周先生诞辰106年,嘉定孔庙“孔子文化节”,在陈从周先生亲授弟子郑伯萍、刘天华、石迅生三位先生的鼎力支持下,“梓室余韵——陈从周先生书画纪念展”在明澈山房举行。记得陈从周先生曾为浙江兰溪“芥子园”题过一副“高艺难云绝响,流风我是传人”对联,这也正是陈从周先生精神追求的写照。

遗墨照眼;余韵悠长。是纪念,是缅怀,更是向这位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的致敬展览。阳月秋日,于馨城环城河畔、处明澈山房;品从周先生遗墨,听昆曲评弹管弦丝竹吴侬软语绕梁雅韵。明澈四时,与您有约。



灾,因两个孩童玩火,引燃了柴草,一把火烧毁了老家的寨子。十余户人家在顷刻之间化为乌有。我似乎看到那片火光中,阿奶在焦灼地哭喊和祈求,而无情的火还是把一切吞噬了。幸好人没有事,而大部分粮食和一部分猪羊都在火灾中毁于一旦。

母亲说,她把自己积攒了很久,准备去买年货的钱拿出来,让父亲第二天带回老家应急,最后看着我认真地交代了一句:今后我们家要节衣缩食了。你爸的工资也得每月寄回去一点,不然你阿奶和阿公会饿肚子了。

母亲的话让我的脑袋昏天黑地的蒙,想到老家的亲人们,现在已无家可归,眼泪就哗哗流下。我走进厨房,默默地帮父亲添柴添火,第一次感觉到,自己小小的身躯必须为这个家扛起一些东西来。那天,让我看到了艰难时刻的父母,也开始懂得了承受人生不期而至的风雨。那天的黄昏烙在了我的记忆里,落日带着血色,却不失暖意。

一对双胞胎小妹妹的降临,骤然打破了生活的安逸。

一夜长大 责编:殷健灵

### 梓室余韵

尹昊

### 影子的觉醒

李俊玲

有着看淡生死的坦然。有次,父亲不幸被飞机投弹炸伤头颅,住院两月,失语半年,死里逃生复员回到家时,枯瘦如柴。母亲去接他时,以为自己见到的不是人,而是鬼。生活虽然赐予了父亲万般艰难,而他依然带着阳光一般的笑容,面对着人生汹涌而来的浪涛,从不退缩。在我眼里,父亲像云南大地的山峦,坚毅,伟岸。任何的困难都只能匍匐在他的脚下。今天是怎么了?

父亲看到我,没有说什么,站了起来摸摸我的头,叹息一声去厨房了。我急切地向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情,母亲带着哭腔告诉了我一切。原来,父亲的老家发生了火